

冰心选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冰 心 选 集

第 一 卷

短 篇 小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陈世五

冰 心 选 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 插页7 字数 286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10118·603

(精装)定价：2.40 元



作者一九二三年春在北京

空巢

水果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仿佛倚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然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年了！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窗同班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他在西部，我在西部，我们都是书信不断，假期里还总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冰心选集》第一卷，收入作家六十余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佳作三十六篇，基本上按作品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依次编排，除极个别地方由作者作了必要的订正外，一律保留发表时的原貌。

序

卓如同志把她编好的《冰心选集》的目录给我看了，我翻阅之后，感到愕然而又恍然。真没想到我从做学生能作文的时候起，六、七十年来零零碎碎地居然写了这么多！我看着自己从前写过而现在不记得的那些短文，就如同翻看一本旧的相片簿，虽然这些年来，相片上的我，有面庞的改变、服饰的更换，而每张相片上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心情、环境以及周围的一切。

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我很惭愧，比起当代的作家来，我没有什么鸿篇巨著，作品的内容，也很狭小，谈不到有什么贡献。我只愿读者们看到这本书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生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直到八十年代，她把自己当时当地的感想和希望，随时写了出来，“言为心声”，的确真实地代表她一生所走过的曲折漫长的路程。就象那本相簿一样，认识她的人，会说这些相片照得很象；不认识她的人，从这些相片上，也能以想见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目 次

两个家庭·····	1
斯人独憔悴·····	12
秋雨秋风愁煞人·····	22
去 国·····	36
庄鸿的姊姊·····	50
最后的安息·····	56
一个兵丁·····	67
一个军官的笔记·····	70
三 儿·····	75
超 人·····	78
离家的一年·····	86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101
寂 寞·····	104
悟·····	117
六一姊·····	138

别后	145
剧后	161
第一次宴会	165
三年	176
分	181
我们太太的客厅	191
相片	213
冬儿姑娘	231
西风	237
我的学生	252
我的房东	265
我的朋友的母亲	277
我的邻居	288
张嫂	296
陶奇的暑期日记	302
好妈妈	391
小桔灯	397
回国以前	401
在火车上	412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419
空巢	430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

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磁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的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松，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

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了一会子，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阴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所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

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子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象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蒨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蒨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乾淨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蓓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蓓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簾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间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姪儿小峻了。

亚蓓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在，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阴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磊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蓓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不是忙，不过我同亚蓓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蓓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磊着几本，也都是亚蓓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蓓微微笑说：“我哪里配翻译书，不过藉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

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亚蓓。亚蓓说：“你唱罢，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蓓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蓓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象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肴菜，是亚蓓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吃饭，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亚蓓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蓓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蓓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

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蓓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账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一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蓓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一点头。我说：“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亚蓓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蓓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

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了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说：“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象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